

《明白歌—走唱白色記憶 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》 美濃開演

高雄美濃場

時間 | 1/22 (六) 18:00-20:00
(音樂說書劇場 90 分鐘, 演後講座 30 分鐘)

地點 | 青銀夥房 (民族路 79 號)
*** 免費索票入場, 請電洽 0979-118-523

《明白歌》是再拒劇團於二〇一九年製作的「白色恐怖歷史」描繪臺灣一九五〇年代的底層農工與學生、所經驗的反抗與生命史的。述說當時政府遷台後的警、國、民、抗、爭、與、不、抗、爭、的、抉、擇、與、抗、爭、的、生、死、難、料、及、獄、間、的、無、盡、追、尋、。再、拒、劇、團、透、過、歌、劇、的、融、合、, 演、繹、代、劇、場、的、創、傷、歷、史、。該、演、出、原、訂、於、去、年、中、重、新、啟、動、臺、灣、地、區、巡、演、, 因、疫、情、影、響、被、迫、取、消、, 劇、組、雖、歷、經、艱、苦、地、變、更、及、製、作、經、費、, 檔、期、重、整、等、總、總、挑、戰、, 在、許、多、熱、心、朋、友、的、支、持、與、鼓、勵、下、, 順、利、完、成、線、上、募、資、, 即、將、在、本、月、以、美、濃、為、首、

站、一、路、巡、演、美、濃、瑞、芳、銅、鑼、豐、原、及、台北、等、地、, 劇、團、期、待、藉、著、巡、演、走、唱、, 將、達、一、萬、五、千、多、個、破、碎、的、家、庭、, 世、代、之、間、不、敢、言、談、的、空、白、, 以、在、事、帶、回、原、初、故、鄉、, 遭、受、國、家、暴、力、的、前、輩、, 逐、一、凋、零、之、前、, 重、新、拾、回、記、憶、抵、抗、遺、忘、。

六、點、本、月、二、十、二、日、晚、間、竹、頭、角、青、銀、夥、房、承、辦、, 精、神、, 創、辦、人、夫、婦、將、廣、興、於、葉、輔、導、站、轉、型、成、社、群、空、間、, 白、天、阿、公、阿、嬤、一、起、曬、菜、, 唱、歌、, 晚、上、孩、子、唸、書、, 學、習、, 老、中、青、都、能、齊、聚、一、堂、, 當、日、演、前、將、有、旗、美、社、大、夥、伴、熱、情、贊、助、點、心、, 演、後、更、邀、請、到、竹、頭、角、在、地、受、邀、擊、邀、請、各、位、一、起、來、看、見、在、地、的、歷、史、故、事、。



111 年度瀾濃永安庄伯公福廠入年駕

滿年福	還神儀式：民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(四) 晚間 9 點 登席：民國 111 年 1 月 28 日 (五) 中午 12 點整
新年福	還神儀式：民國 110 年 2 月 15 日 (二) 晚間 9 點 登席：民國 111 年 2 月 16 日 (三) 中午 12 點整

地點：美濃下庄水橋附近
(近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 320 號)

落名登席費用：每位 500 元整
報名窗口：高雄市美濃區永安庄福廠文化協會
劉和昌理事長 0983-807-000



高雄市文化局已於一〇七年九月十日明文公告「瀾濃永安庄伯公福廠入年駕祭典」登錄高雄市重要民俗。

每年農曆十二月廿五日，美濃永安庄民搭福廠、迎伯公，揭開為期二十天的入年駕。這一天，福首領著八音樂手和伯公轎，將境內伯公請至福廠內供奉，晚間結祭壇，深夜拜天公還神，是為「滿年福」儀式。

入年駕期間，福廠供奉福神，接受庄人祭拜，至翌年農曆元月十五日舉辦行新年福儀式後，再送神、卸壇，至此，入年駕才全部結束。

* 歡迎一起來認識這個具有百年傳統的入年駕活動，您的行動參與、捐款支持，是讓「瀾濃永安庄伯公福廠入年駕」延續重要民俗活動的動力喔！

*【捐款資料】
金融機構：高雄市美濃區農會 (農分會 代號 619-0048)
帳戶名稱：社團法人高雄市美濃區永安庄福廠文化協會
匯款帳號：00048-21-23612-7-0

* 懇請捐款者來電聯繫 0921-575-363 古小姐，提供您的大名與通訊地址，以便開立捐款收據給您，感謝！

還河 (二)

其實，生財叔做人還不錯，這是我獨自上學時慢慢發覺的。由於我的個子較矮，直到小學六年級的寒假才學會騎腳踏車，而幹仔及阿榮早在二、三年級就學會，且常常騎車走另一條經過廣林庄的新闢的較寬平道路，如果沒約好次級要好的阿發、阿蘭、阿玉的話，那麼就剩我與妹妹走「崩沙潭」再穿過「穿透窿」的舊路，那時候的我雖然不知道「識時務為俊傑」這句話，但我卻在無形中當了俊傑——識時務而乖的。

「穿透窿」對小孩來說，絕對是個可怕的地方。那是鐘山地區進出廣興庄必定要經過的，也是山與河交界的約長一百多公尺、寬一米多些，長滿各種雜木、攀藤、竹叢，幾乎透不進陽光的既陰森又濕氣重綠色隧道。每當風吹，竹叢因摩擦而發出「嘎——嘎——」的聲音，加上各種蟲叫鳥鳴，常叫人頭皮發麻。由於很多鬼故事都以那裡為景點，所以每次走到那裡，我們必然的快跑通過。

約小學五年級開學沒幾天，是颱風剛過不久，親帶我跟妹妹過了位於石角仔土地公左側，橫跨擔水溪的簡便竹搭橋後，轉頭回家工作去了。只是等我們走到崩沙潭時，發現前日剛清理出來的道路又崩塌而不通，兄妹倆只能看著崩下來的沙石躊躇。

「過不得阿？唔使驚！我帶你們過去。」突然而來的聲音讓我跟妹妹嚇一跳，那是生財叔正向著我們走來，肩上扛著鋤頭，腰間還繫了把柴刀。

「生財叔，恁早！」
「早！」生財叔邊用鋤頭開沙石邊說：「你們等一下，我蓋快就開得好。」
雖然才十來公尺長的崩塌鬆土，鋤起來不甚費力，然而要鋤出尺餘寬，並予以踏平可行的小路，還是費了半小時左右。那次生財叔還送我跟妹妹過了穿透窿，進入廣興庄的平原後才離開。

這就是我與生財叔單獨且近距離接觸的第一次。從此，我不再糟蹋生財叔的農作，即使阿榮及幹仔不騎車的時候也一樣。當然，以後上下學經過生財叔的田坵房屋時，必然會張望一番，以便打聲招呼。而多半時刻，生財叔在田坵裡。(未完)
文／笠民鍾鐵鈞

*因版面因素，「手作步道工作假期讓我走入六龜」本期暫停連載一次